

ZHONG HUA WEN XUE MING ZHU BAI BU

WEN XUE MING ZHU BAI BU

中华 文学 名著 百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第三十六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杜芳清

封面设计:张诗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第36部, 古典散文篇/齐豫生, 夏于全主编.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0. 4

ISBN 7-5371-3677-7

I. 中... I. ①齐... ②夏...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

N.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8816 号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齐豫生 主编
夏于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00号 邮编:83000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00印张 35000千字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5371-3677-7/I·1347 全套定价:398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印刷厂调换

第三十六部目录

苏轼文集

卷一 制策	(2)
御试制科策一道	(2)
拟进士对御试第一道并引状	(9)
卷二 上书	(13)
上神宗皇帝书	(13)
卷三 上书	(22)
再上皇帝书	(22)
上皇帝书	(24)
徐州上皇帝书	(24)
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27)
代滕甫论西夏书	(30)
代滕甫辩谤乞郡书	(31)
卷四 札子	(32)
议学校贡举札子	(32)
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	(34)
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	(35)
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	(36)
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	(38)
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	(39)
卷五 札子	(40)
论魏王在戾乞罢秋宴札子	(40)
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	(41)
奏内中车子争道乱行札子	(42)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42)
上圜丘合祭六议札子	(43)
乞郡札子	(46)
辩试馆职策问札子 (一)	(48)
辩试馆职策问札子 (二)	(48)
卷六 状	(51)
朝辞赴定州论事状	(51)
转对条上三事状	(53)
荐宗室令畴状	(54)
奏马澈不当屏出学状	(55)
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56)
代李琮论京东盗贼状	(58)
卷七 状	(60)
谏买浙灯状	(60)
奏浙西灾伤第一状	(61)
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	(63)
乞开杭州西湖状	(65)
乞相度开石门河状	(66)
杭州召还乞郡状	(68)
卷八 表 启	(70)
谢除龙图阁学士表	(70)
谢宣召入院表	(70)
杭州谢放罪表	(70)
谢复官提举玉局观表	(71)
谢赐衣袄表	(71)
到昌化军谢表	(71)
谢赐对衣金带马表	(72)
谢赐对衣金带马表二	(72)
谢除兵部尚书赐对衣金带马表	(72)
谢兼侍读表	(72)
谢赐对衣金带马表一	(73)
谢赐对衣金带马表二	(73)

杭州谢上表二	(73)
谢南省主文与欧阳内翰启	(73)
谢应中制科启	(74)
谢贾朝奉启	(75)
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75)
贺韩丞相再入启	(76)
谢馆职启	(76)
谢王内翰启	(77)
贺韩丞相启	(77)
定州到任谢本路监司启	(78)
答陈提刑启	(78)
答彭贺州启	(78)
答王承议启	(78)
答王幼安宣德启	(79)
登州谢两府启	(79)
卷九 书	(79)
上富丞相书	(79)
上曾丞相书	(81)
上刘侍读书	(82)
上韩太尉书	(83)
上王兵部书	(84)
上梅直讲书	(84)
黄州上文潞公书	(85)
与章子厚书	(86)
应制举上两制书	(87)
卷十 书	(89)
上韩魏公论场务书	(89)
上文侍中论榷盐书	(91)
上蔡省主论放欠书	(92)
答毕仲举书	(93)
答张文潜书	(94)
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	(94)

答黄鲁直书	(95)
答秦太虚书	(95)
与李方叔书	(97)
答谢举廉书	(97)
答刘沔书	(98)
答李端叔书	(99)
答史讽书	(99)
卷十一 论	(100)
正统论上	(100)
正统论中	(101)
正统论下	(102)
秦论一	(103)
秦论二	(104)
大臣论上	(105)
大臣论下	(106)
思治论	(107)
卷十二 论	(109)
武王论	(109)
平王论	(111)
始皇论一	(112)
始皇论二	(113)
汉高帝论	(114)
魏武帝论	(115)
鲁隐公论一	(115)
鲁隐公论二	(116)
宋襄公论	(117)
卷十三 论	(118)
伊尹论	(118)
周公论	(119)
管仲论一	(120)
管仲论二	(121)
范文子论	(122)

范蠡论·····	(123)
伍子胥论·····	(124)
孙武论一·····	(124)
孙武论二·····	(125)
卷十四 论·····	(126)
乐毅论·····	(126)
商君论·····	(127)
战国任侠论·····	(128)
范增论·····	(129)
留侯论·····	(130)
贾谊论·····	(130)
晁错论·····	(131)
霍光论·····	(132)
诸葛亮论·····	(133)
卷十五 论·····	(134)
孔子论·····	(134)
子思论·····	(135)
孟轲论·····	(136)
荀卿论·····	(137)
韩非论·····	(138)
扬雄论·····	(139)
韩愈论·····	(140)
卷十六 论·····	(141)
《书》论·····	(141)
《礼》论·····	(142)
《春秋》论·····	(143)
《中庸》论上·····	(144)
《中庸》论中·····	(145)
《中庸》论下·····	(146)
续欧阳子《朋党论》·····	(147)
续楚语论·····	(148)
卷十七 试论·····	(149)

刑赏忠厚之至·····	(149)
重巽以申命·····	(150)
孔子从先进·····	(150)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151)
儒者可与守成·····	(152)
物不可以苟合·····	(153)
形势不如德·····	(154)
刘恺丁鸿孰贤·····	(155)
礼以养人为本·····	(156)
卷十八 论解·····	(157)
郑伯克段于鄢隐元年·····	(157)
用郊成十七年·····	(158)
会于澶渊宋灾故襄三十年·····	(158)
黑肱以濫来奔昭三十一年·····	(159)
小雅周之衰襄二十九年·····	(160)
大夫无遂事庄十九年 又僖三十年·····	(160)
定何以无正月定元年·····	(161)
犹三望·····	(161)
观过斯知仁·····	(162)
君使臣以礼·····	(163)
卷十九 策·····	(163)
策略一·····	(163)
策略二·····	(164)
策略三·····	(166)
策略四·····	(168)
策略五·····	(169)
卷二十 策·····	(171)
专任使·····	(171)
厉法禁·····	(172)
抑侥幸·····	(173)
决壅蔽·····	(174)
无责难·····	(176)

无沮善	(177)
教教化	(178)
卷二十一 策	(179)
省费用	(179)
蓄材用	(181)
练军实	(182)
劝亲睦	(183)
均户口	(184)
较赋役	(186)
去奸民	(187)
卷二十二 策	(188)
倡勇敢	(188)
定军制	(189)
教战守	(191)
策断上	(192)
策断中	(194)
策断下	(195)
卷二十三 序 传	(197)
《范文正公文集》叙	(197)
《六一居士集》叙	(198)
《田表圣奏议》叙	(199)
《鬼绎先生诗集》叙	(199)
《乐全先生文集》叙	(200)
《王定国诗集》叙	(201)
《钱塘勤上人诗集》叙	(201)
送水丘秀才叙	(202)
方山子传	(202)
陈公弼传	(203)
卷二十四 记	(206)
仁宗皇帝飞白御书记	(206)
南安军学记	(207)
醉白堂记	(208)

墨妙亭记·····	(209)
墨君堂记·····	(209)
灵壁张氏园亭记·····	(210)
王君宝绘堂记·····	(211)
李氏藏书房记·····	(211)
张君墨宝堂记·····	(212)
放鹤亭记·····	(213)
文与可画篋筍谷偃竹记·····	(213)
石氏画苑记·····	(214)
卷二十五 记·····	(215)
盖公堂记·····	(215)
庄子祠堂记·····	(216)
李太白碑阴记·····	(217)
眉州远景楼记·····	(217)
喜雨亭记·····	(218)
凌虚台记·····	(219)
超然台记·····	(219)
游桓山记·····	(220)
石钟山记·····	(220)
大悲阁记·····	(221)
安国寺大悲阁记·····	(222)
四菩萨阁记·····	(223)
众妙堂记·····	(224)
清风阁记·····	(224)
卷二十六 碑·····	(225)
宸奎阁碑·····	(225)
上清储祥宫碑·····	(226)
广州资福寺罗汉阁碑·····	(227)
潮州韩文公庙碑·····	(228)
表忠观碑·····	(229)
司马温公神道碑·····	(230)
卷二十七 铭 赞 颂·····	(233)

三槐堂铭并叙·····	(233)
德威堂铭并叙·····	(234)
九成台铭·····	(234)
择胜亭铭·····	(235)
汉鼎铭并叙·····	(235)
徐州莲华漏铭并叙·····	(236)
梦斋铭并叙·····	(236)
文与可飞白赞·····	(237)
延州来季子赞并叙·····	(237)
王元之画像赞并叙·····	(238)
王仲仪真赞并叙·····	(238)
韩干画马赞·····	(239)
三马图赞·····	(239)
磨衲赞并叙·····	(240)
十八大阿罗汉颂·····	(240)
卷二十八 说 赋 祭文 杂著·····	(243)
稼说送张琥·····	(243)
刚说·····	(243)
前赤壁赋·····	(244)
后赤壁赋·····	(245)
祭欧阳文忠公文·····	(246)
祭魏国韩令公文·····	(246)
问养生·····	(247)
日喻·····	(247)
明正送于偁失官东归·····	(248)
太息送秦少章·····	(248)
药诵·····	(249)
传神·····	(249)
六一居士传后·····	(250)
书《黄子思诗集》后·····	(250)

苏 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出身于有文化修养之家，少年即博通经史。仁宗嘉祐二年(1075)中进士，深得欧阳修赏识。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变法，因政见不合，先后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元丰二年，有人告发他写诗讥谤新法，被诬入狱，这就是“乌台诗案”。获释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哲宗元祐元年，旧党当政，被召回京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又因反对旧党尽废新法，再次外放，出知杭州、颍州等地。新党再度执政后，他被视为“元祐党人”，贬到惠州(今广东惠阳)、琼州(今海南省)。苏轼屡遭贬谪，有机会了解人民疾苦，在地方任上做过许多好事，颇有政绩，徽宗即位，他获赦北归，途中在常州病逝。

苏轼多才多艺，在文学艺术的许多领域都有极高的成就，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负文名，合称“三苏”，同居“唐宋八大家”之列。他的散文和赋，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是宋代散文的巅峰。他的诗立意新颖，机趣横溢，创一代之大观。他的词一扫五代绮靡旧习，雄健道劲，开豪放派之新风。他的书法独创一格，丰腴多姿，为“苏米黄蔡”宋四家之首。他还善绘画，有“竹石图”等画迹传世。著作有《东坡七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等。

苏轼文集

卷一 制策

御试制科策一道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统，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烛于理，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兴夜寐，于兹三纪。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罄。田野虽辟，民多亡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人已浚，浮费弥广。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无澄。庠序比兴，礼乐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于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宽濫，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仍岁以来，灾异数见。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过节，螟气不效。江河溃决，百川腾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揀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京师，诸夏之根本，王教之渊源。百工淫巧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挺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推寻前世，探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御之方；圉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弥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子大夫其悉意以陈，毋悼后害。

臣谨对曰：臣闻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

言重于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缓急之势异也。方其无事也，虽齐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宁之间，将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区区之三竖。及其有事且急也，虽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于无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改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处积安之时，乘不拔之势，拱手垂裳，而天下向风，动容变色，而海内震恐。虽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获，固未足以忧陛下也。所谓亲策贤良之士者，以应故事而已。岂以臣言为真足以有感于陛下耶？虽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实应之。陛下为是名也，臣敢不为是实也。

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业之重，而自处于寡昧，以为“志勤道远，治不加进”。臣窃以为陛下即位以来，岁历三纪，更于事变，审于情伪，不为不熟矣。而“治不加进”，虽臣亦疑之。然以为“志勤道远”，则虽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诏为然也。

夫志有不勤而道无远。陛下苟知勤矣，则天下之事，槩然无不毕举，又安以访臣为哉？今也犹以道远为叹，则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请言勤之说。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宫之中，其忧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无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远之叹由陛下之不勤者，诚见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轻赋税则财不足，欲威四夷则兵不强，欲兴利除害而无其人，欲敦世厉俗则无其具，大臣不过遵用故事，小臣小过谨守簿书，上下相安，以苟岁月。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

臣又窃闻之。自顷岁以来，大臣奏事，陛下无所诘问，直可之而已。臣始闻而大惧，以为不信，及退而观其效见，则臣亦不敢谓不信也。何则？人君之言，与士庶不同。言脱于口，而四方传之，捷于风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讽诵其言语，以为耸动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赐谴者，何人也？合于圣意诱而进之者，何人也？所以与朝夕议论深言者，何人也？越次骤等召而问讯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闻焉。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

臣愿陛下条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几，可用之人有几。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鸡鸣而起，曰，吾今日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为某事，其事果济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违于心，屏去声色，放

远善柔，亲近贤达，远览古今，凡此者勤之实也，而道何远乎！

伏惟制策有“夙兴夜寐，于今三纪。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盭，田野虽辟，民多无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人已浚，浮费弥广。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未澄。庠序比兴，礼乐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之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和避。叙法宽濫，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

凡此陛下之所忧数十条者，臣皆能为陛下历数而备言之，然而未敢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诚得御臣之术而固执之，则向之所忧数十条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与。今陛下区区以向之数十条为己忧者，则是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天下所谓贤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余，而其既用也，则不足。是岂其才之有变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与问答百余万言，今之《六韬》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与问答，亦百余万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复穷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然而听其所为，则夫向之所忧数十条者无时而举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办是矣乎？度能办是也，则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无以小人间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无以小人间我也，然后受之。既已受之矣，则以身任天下之责而不辞，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内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轻受之。受之，而众不与也，则引身而求去。陛下又为美辞而遣之，加之重禄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节而有让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谤也，是不能办其事而以其患遗后人也。陛下奈何听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实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显其教之之状。德之之形，莫著于轻赋。教之之状，莫显于去杀。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实不至也。

夫以选举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众，而不行考课；农末之相倾，而平糴之法不立；贫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数无限。天下之阙政，则莫大乎此。而和气安得不盭乎？

“田野辟”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无聊，则吏政之过也。然臣闻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由此观之，则田野亦未可谓尽辟也。夫以吴、蜀、荆、

裹之相形，而饥寒之民，终不能去狭而就宽者，世以为怀土而重迁，非也。行者无以相群，则不能行，居者无以相友，则不能居，若辈徒饥寒之民，则无有不听矣。

“边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无安之实也。臣欲小言之，则自以为愧，大言之，则世俗以为笑。臣请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为之障也。朝廷置灵武于度外，几百年矣。议者以为绝域异方，曾不敢近，而况于取之乎！然臣以为事势有不可取者。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灵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数郡之能抗吾中国，中国自困而不能举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举者，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块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得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举。欲去是疾也，则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断然如战国之世，不待中国之援而中国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战国之全利，而无战国之患，则夏人举矣。其便莫如稍徙缘边之民不能战守者于空闲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则向之戍卒可以稍减，使数岁之后，缘边之民，尽为耕战之夫，然后数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厌战而不能支，则折而归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渐，中国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将济师之不暇，而又何撤乎？

所谓“利人已浚而浮费弥广”者，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不得已而不得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

“军冗而未练”者，臣尝论之，曰：此将不足恃之过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拥之以多兵，不搜去其无用，则多兵适所以为败也。

“官冗而未澄”者，臣尝论之，曰：此审官吏部与职司无法之过也。夫审官吏部，是古者考绩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为断。今纵未能复古，可略分其郡县，不以远近为差，而以难易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别异之。才者常为其难，而不才者常为其易。及其当迁也，难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为此者固有待也。内之审官吏部，与外之职司，常相关通。而为职司者，不惟举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尽第其属吏之所堪，以诏审官吏部。审官吏部常从内等其任使之难易。职司常从外第其人之优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闲。则冗官可澄矣。